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六回 講六壬花前闡妙旨 觀四課牖下竊真傳

話說紫芝正在思忖，只聽芸芝對再芳道：「天盤排定，先將本日干支從中空一格寫在兩處，再起四課。今把一課、二課、三課、四課寫來你看。此是起課入門，最為切要，向來各書從未指出，以致初學無從入手。這是妹子因姊姊學課心切，所以獨出心裁，特將門戶指出，姊姊從此追尋，可以得其梗概了。」

辰申午戌
申子戌甲

申午戌
申子戌甲

午戌
子戌甲

戌
子戌甲

丑寅卯辰
子 巳
亥 午
戌酉申未

紫芝付道：「向來課書只講三傳，從未講到四課，令人無從下手，非口授不能明白；今既曉得天盤、四課，再將課書三傳合參，自能知其來路，何必又要口授。他向來不肯教我，那知我倒會了。」

芸芝道：「我把這個式子一層一層分開講給你聽：即如甲子日起課，歌訣是『甲課在寅』，即看地盤寅上所加之時，如所加是戌，即於日干甲上寫一戌字，支干中間所空之處亦寫一戌，凡課皆如此。此是第一課。一課起後，再看地盤戌上所加之時，如所加是午，即於戌上寫一午字，此是第二課，蓋寅上得戌，戌上得午也。二課起後，再行地盤子上所加之時，如所加是申，即於日支子上寫一申字，子字之旁也寫一申，亦如第一課戌字一樣，凡占皆如此。此是第三課。三課起後，再看地盤申上所加之時，如所加是辰，即於申上寫一辰字，此是第四課。你把這話同那式子對看，無不了然。古人起課歌訣都是『甲課在寅乙課辰』，必須改為『甲課寅上乙課辰』，初學始無舛錯之虞。四課起畢，然後照著古法再起三傳，如『元首』、『重審』之類，課經所載甚詳。三傳明後，再將《畢法賦》以及《指掌占驗》不時細玩，自能領會。」

再芳道：「即如起貴人『甲戌庚牛羊，乙巳鼠猴鄉，丙丁豬雞位，壬癸兔蛇藏，六辛逢馬虎，此是貴人方』。這六句歌訣雖然記得，至如何起法，尚不明白。」芸芝道：「所謂甲戌庚牛羊者，謂甲日或戌日或庚日占課，貴人總在天盤丑未之上，蓋丑屬牛，未屬羊也。」再芳道：「妹子聞得貴人有晝貴、夜貴、陽貴、陰貴之分：上一字為晝為陽，下一字為夜為陰。即以首句而論，丑為甲戌庚晝貴，未為甲戌庚夜貴。但每日既有兩貴，為何往往占課卻寫一個貴人呢？」芸芝道：「貴人雖二，要看來人所報之時：如所報之時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，用晝貴，夜貴不論；是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則用夜貴，晝貴不論。或以卯酉分晝夜者，或以日出日沒分陰陽者，議論不一。據妹子愚見：似以子至巳為晝為陽，用晝貴為是；午至亥為夜為陰，用夜貴為是。如此用去，恰與古人所謂『天干相合處，便是貴人方』其義甚合。姊姊久後自知。」

再芳道：「課傳一切，蒙姊姊指教，略知一二。至於怎樣斷法，還求姊姊講講。」芸芝道：「課體不一，事務紛紜，雖云課止七百有二，但時有不同，命有不同，斷法豈能一定。若撮其大略，總不外乎『生、克、衰、旺、喜、忌』六字，苟能透徹此理，無論所占何事，莫不一望而知。姊姊細心體察，慢慢自能領會。」再芳道：「姊姊何不將這六字大略談談呢？」芸芝道：「妹子新著一部《大六壬類纂》，上面無一不備，將來拿去，姊姊一看就明白了。」

紫芝在窗內喊道：「我明白了！」把二人嚇了一跳。芸芝回過頭來，見是紫芝，不覺變色道：「這裡空空的，我們坐在此處，就是沒人驚嚇，心裡也覺膽怯，那裡禁得冒冒失失這一聲！此時心裡跳個不住。要象這樣頑法，不顧人死活，這可了不得了！」紫芝道：「姊姊：你不怪自己，反來怪人！」芸芝道：「為何倒怪我自己？」紫芝道：「你的課既靈，剛才在此坐時，為何預先不起一課？若課中知我躲在窗內，豈不省此一驚麼？」芸芝道：「要象這樣處處起課，將來喝碗茶、吃袋煙，還要問問吉凶哩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莫氣，我說個笑話你聽。」芸芝把手按住兩耳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我不聽！」紫芝道：「你不聽，我改日再說罷。」

走到金魚池邊。只見唐閩臣、陶秀春、紀沉魚、蔣星輝、掌驪珠五人都在池邊垂釣。紫芝道：「池內菱藕甚多，你們莫非借垂釣為名偷吃蟠桃麼？」掌驪珠道：「你要賴人做賊，也把謊兒撒的完全些！如今才交四月，不但藕是老的沒人吃，就是菱角也未出世哩。」蔣星輝道：「菱藕雖未見，我倒看見有枝血紫的靈芝，可惜被狗銜了去。」陶秀春道：「這句罵的有點意思。」

紫芝要想編個笑話回他，偏又想不出，因向閩臣道：「姊姊可曾釣幾個？」紀沉魚道：「閩臣姊姊未曾垂釣，先把鉤兒去了，所以尚未釣著。」紫芝道：「既要釣魚，為何倒把鉤兒去了？」閩臣道：「我雖垂釣。卻志不在魚，若暗藏毒餌，誘他上鉤，於心何忍？此時面對清泉，頗覺適意，雖不得魚，亦有何妨。」

沉魚道：「閩臣姊姊是無鉤之釣，所以不曾得魚；妹子不知為何也未釣著一個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尊名明明說是魚都沉了，如何還想釣著？倒是宛如姊姊所說海外『雲中雁』，你去弄個『烏槍打』，那雁只怕倒可落下，若要想魚，卻是難的。」一面說著，忽然把腰彎下道：「我這腳縫疼的很，不知甚麼塞在裡面？」故意在繡鞋邊摸了一摸，把手退出，望一望，道：「呸！我只當甚麼東西，原來是個『灰星』子塞在腳縫裡！」星輝聽了，放下釣竿，趕來要打。

紫芝慌忙跑開，來到百藥圃。只見史幽探、周慶覃、國瑞微、孟蘭芝遠遠走來。蘭芝道：「妹妹到那裡去？」紫芝道：「我同青鈿妹妹賭東，要到各處查查人數。」周慶覃道：「姊姊為何賭東？」紫芝把上項話說了。國瑞微道：「這個東道，你如何同他賭？莫講分在幾處不能記，就是這一百人教我一個一個念出來，我也不能，看來姊姊竟有八分要輸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這也論不定。你們四位適從何來？」史幽探道：「我們才在菊花巖搶了一回狀元籌，此時要到蓮花塘聽聽亞蘭姊姊笛子去。」紫芝道：「狀元籌又不費心，倒也好玩，為何半途而廢？」蘭芝道：「只因幽探姊姊五紅得了狀元，正是歡喜。誰知不巧，我又擲了六紅奪了過來，因此幽探姊姊不高興，把狀元籌歇了。」紫芝道：「六紅蓋五紅，就如他的文章比你高，這個狀元應該他得。要象這樣就不高興，設或把後□名弄到前面，又將如何呢？」蘭芝道：「你去罷，不要亂說了。」四人攜手去了。

紫芝自言自語道：「今日方替閩臣姊姊出了這口悶氣。」一面思忖，已進了百藥圃，只見陳淑媛、竇耕煙、鄒芳春、畢全貞、孟華芝、蔣春輝、掌浦珠、董寶鈿八人都在那裡採花折草，倒像鬥草光景。連忙上前止住道：「諸位姊姊且慢折草，都請臺上坐

了，有話奉告。」眾人都停了手，齊到平臺歸坐。

陳淑媛道：「妹子剛才鬥草，屢次大負，正要另出奇兵，不想姊姊走來忽然止住，有何見教？」紫芝道：「這鬥草之戲，雖是我們閨閣一件韻事，但今日姊妹如許之多，必須脫了舊套，另出新奇鬥法，才覺有趣。」竇耕煙道：「能脫舊套，那更妙了，何不就請姊姊發個號令？」紫芝道：「若依妹子鬥法，不在草之多寡，並且也不折草。況此地藥苗都是數千里外移來的，甚至還有外國之種，若一齊亂折，亦甚可惜，莫若大家隨便說一花草名，或果木名，依著字面對去，到覺生動。」

畢全貞道：「不知怎麼對法，請姊姊說個樣子。」紫芝道：「古人有一二句對的最好：『風吹不響鈴兒草，雨打無聲鼓子花。』假如耕煙姊姊說了『鈴兒草』，有人對了『鼓子花』，字面合式，並無牽強，接著再說一個，或寫出亦可。如此對去，比舊日鬥草豈不好玩？」鄴芳春道：「雖覺好玩，但眼前俗名字面易對的甚少。即如當歸一名『文無』，芍藥一名『將離』，諸如此類，可准借用麼？」紫芝正要回答，忽然想起青鈿東道之事，連忙說道：「妹子有件事，少刻再來。」

說罷，走到外面去尋青鈿。找來找去，找到梅花塢，只見董青鈿同宋良箴、司徒嫵兒、廖熙春、緇瑤釵、蔣秋輝在那裡擺著算盤，談論算法。蔣秋輝道：「剛才所說這些歸除之類，無甚趣味。據我愚見：莫若大家隨便說一難算之事請教眾人。如有人答得出固妙；倘無人知，自再破解。諸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緇瑤釵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請那位先說一個。」廖熙春道：「因談算法，忽然想起前在家鄉起身時，親戚姊妹都來送行。適值有人送了一盤鮮果，妹子按人分散，每人七個多一個，每人八個少□六個，諸位姊姊能算幾人分幾果麼？」司徒嫵兒道：「此是盈朒算法，極其容易：以七個、八個相減；餘一個為法；多一個、少□六個相加，共□七個為實。法除實，為人數。這帳『一』為法，一歸不須歸，□七便是人數。以□七乘七個，得一百一□九個；加多一個，是一百二□個。乃□七人分一百二□個果兒。」熙春道：「向來算法有籌算、筆算、珠算，今姊姊一概不用，卻用嘴算，又簡便，又不錯。」宋良箴命丫鬟取出百文錢道：「妹子不喜算法，卻有兩個頑意：一名『韓信點兵』，一名『二□八宿鬧昆陽』……」

紫芝等的發躁，只得上前拱手道：「諸位請了！我要兌換幾兩銀子。」青鈿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紫芝道：「這裡錢也有，算盤也有，不是要開錢店麼？」青鈿道：「開錢店倒還有點油水，就只看銀水眼力還平常，惟恐換也不好，不換也不好，心裡疑疑惑惑，所以不敢就開。姊姊何不出個新奇算法頑頑呢？」紫芝道：「別的頑意都可奉陪，就只此道弄不明白。不瞞妹妹說：一個『小九九』竟學了半年，我還只當九九是八□三哩。你跟我來，寶雲姊姊找你哩。」於是一同來至白蓮亭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